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「怎麼樣？你父親自己不敢前來送死，才叫你前來求情的嗎？」

石慧的眼睛睜得更大了，一言不發地踏步上前，打開手中的木盒蓋子。

金蒲孤見了盒中之物，倒也怔住了，原來那木盒中以棉花鋪底，棉上竟放著一顆血淋淋的人頭，面目猶生，可見砍下尚未太久，人頭缺一支左耳，白髮蒼蒼，赫然是石廣琪！

金蒲孤呆了半晌才低低地道：「他怎麼死的？」

石慧咬牙切齒地道：「是被你殺死的！」

金蒲孤佛然一整神色道：「胡說！我金某殺人從不用刀劍！而且我說過今天才找他算帳，絕不會提前動手……」

石慧的眼中閃著淚光，大聲叫道：「我父親雖然不是你親手殺死的，可是你難辭其咎……」

金蒲孤神態莊重地道：「他究竟是被誰殺死的？」石慧不作答。

無妙真人慨然歎道：「沒有人！石老英雄是自己剷頸而死的……。」

金蒲孤驚叫道：「什麼！他是自殺的？」

邵浣春悲聲叫道：「石大哥一生正道，就是當年誤傷你父母的那件事，使他感到從

所未有的痛苦，其實這事應該怪我才對，然而石大哥勇敢地擔承了一切過失，他本想在壽筵當場就以死相償的，就因為想等慧侄女兒回來交代一聲，才請你寬限七日之期……」

金蒲孤已恢復了平靜，深深地道：「他是什麼時候自殺的？」

邵浣春泣不成聲，含糊地道：「今天……」

金蒲孤冷笑一聲道：「左右都是一死，長箭穿心並不比利刀割頸更痛苦一點，而且還落個身首兩處，這老頭兒真是想不開！」

元妙真人聽他說話的聲音中居然沒有一點激動之意，對他的冷漠不近情深表反感，忍不住道：「石老英雄不惜一死，但是他抱著息事寧爭的和平胸懷，深恐他死後，石慧姑娘會找你報仇，所以才忍痛自外……」

金蒲孤冷笑道：「那正是他聰明的地方，假如有人想替他報仇的話，恐怕死的人就不止一個了……」

石慧跳著腳，指著他怒罵道：「姓金的！你那幾枝破箭並沒有什麼了不起，要不是我父親臨死前一再阻止我報復，現在我就要你好看了！」

金蒲孤劍眉一挑，正想開口說話。

元妙真人已佛然道：「金大侠！你如向具一份人性，便不應對著石老英雄的首級

說這種話！」

金蒲孤這才淡淡地道：「我該說什麼話？」

元妙真人微怒道：「至少你該表示一點敬意，你們兩家的事實道不太清楚，可是據貧道所知，石老英雄在誤傷令尊堂時，並不知那是錯誤，因為今尊堂在那時的舉措，甚難令人諒解……」

金蒲孤也怒聲道：「他不弄清楚內情，就可以隨便出手傷人嗎？」

元妙真人點頭道：「這可不能怪石老英雄冒昧，以當時的情形而論，任何一個具有正義感的人，都會忍不住出手的，可是石老英雄宅心忠厚，對於今尊堂祇薄加懲處！」

金蒲孤怒道：「好一個薄加懲處，卻害得我父母在凍天雪地中苦受十五年的煎熬，最後仍不免於慘死！」

元妙真人道：「可是石老英雄不明內情，他是為了行俠仗義！」

金蒲孤冷笑一聲道：「不明內情而行俠仗義，這種糊塗蛋蛋還配稱英雄……」

邵浣春忍不住道：「你可別冤枉石大哥，以當時的情景而論，任何人都會義無反顧，石大哥一直到他八十誕辰那天才明白內情，就是我在當時，也覺得石大哥是正當的，甚至還覺得石大哥對你父母的處置大寬大了……直到三十年前，我重遊南疆，見到那個婦人，才算是明白……」

金蒲孤冷笑道：「假如我一直不出現的話，可能你永遠也不會告訴他所犯的錯誤了……」

邵浣春點頭道：「是的！至少我認爲石大哥的作為並不算錯，我又何必去增加他心中的不安！」 (十)

「是的，是蠟油滴，誰在這裡點蠟燭？在這裡做什麼呢？」

「是啊！在這裡又能做什麼？」

金田一耕助沒有回答，他祇是藉著手電筒的燈光看看四週。

「局長，有什麼可以挖土的工具？你瞧，這裡有掘土的痕跡。」

局長立刻走出洞口，命令屬下前去找工具。一會兒，他便拿了一根大木棒走進洞裡。

「我來挖挖看。」

由於這個地方最近才被挖掘過，所以土質顯得相當鬆軟，局長毫不費力就挖了一個小洞。

沒有多久，木棒的前端碰到某種金屬製品而發出鑽鑽的聲音，接著又是沙沙的紙聲。

「局長，可以了，我用手挖挖看。」

金田一耕助把手伸進土堆裡挖掘，不久，就拿出一把看起來還滿新的小剪刀，接下來又拿出半支燃燒過的蠟燭和一小瓶漿糊、信紙。

金田一耕助最後拿出來的，是一些被剪割得坑坑洞洞的不完整的報紙。

局長一看到這些，不由睜大了眼睛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兇手在這裡製作那封把被害人和智子叫到鐘塔的信……」

「是的。那個人藉著蠟燭的燭光在這裡製作信件。不過，局長，你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嗎？我正在想《湯姆歷險記》上的故事。」

「《湯姆歷險記》？」

局長十分不解地看著金田一耕助。

金田一耕助興奮地抓著頭說：「沒錯、沒錯！《湯姆歷險記》的故事你知道吧！對小孩子來說，那可是一本再有趣不過的書了。祇要看過那本書的小孩子，都很想體驗一下冒險的生活，因為那本書讓孩子對秘密洞穴非常感興趣。因此孩子便會設法挖掘洞穴尋寶，或是把一臉兇相的男人當成大壞蛋……孩子一旦發現了這樣的洞穴，對他們來說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，他們一定會瞞著人，藉著燭光在這裡剪下報紙上的字體，將它們製作成一封信……」

「金田一先生！」

局長感到有些困惑。

「你說是文彥嗎？」

「是的，因為我知道文彥喜歡看《湯姆歷險記》這本書，而且文彥之前一定看過這樣的信，所以現在才會模仿。」

局長心中的驚愕和混亂已經無法言喻了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那、那麼，你認爲文彥是兇手嗎？」

金田一耕助緩緩搖著頭，

「不，當然不是，這是兩碼事兒。啊！好像有人來了，我們隨後再討論吧，局長，請妥善保管這些東西，上面說不定有指紋呢！」

金田一耕助率先走出洞口，正好遇到前來檢驗屍體的法醫。

第十章 文彥的惡作劇

警方隨即把文彥叫到臨時充當搜查本部的經理辦公室訊問，他一看剪刀、蠟燭、漿糊和剪過的報紙，便立刻招供了。

(五十六)

女人峰

● 橫溝正史

「金田一先生！」

局長感到有些困惑。

「你說是文彥嗎？」

「是的，因為我知道文彥喜歡看《湯姆歷險記》這本書，而且文彥之前一定看過這樣的信，所以現在才會模仿。」

局長心中的驚愕和混亂已經無法言喻了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那、那麼，你認爲文彥是兇手嗎？」

金田一耕助緩緩搖著頭，

「不，當然不是，這是兩碼事兒。啊！好像有人來了，我們隨後再討論吧，局長，請妥善保管這些東西，上面說不定有指紋呢！」

金田一耕助率先走出洞口，正好遇到前來檢驗屍體的法醫。

第十章 文彥的惡作劇

警方隨即把文彥叫到臨時充當搜查本部的經理辦公室訊問，他一看剪刀、蠟燭、漿糊和剪過的報紙，便立刻招供了。

(五十六)

圈套

倪匡

我們才一進來時，雖然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床上的老人身上，但也看了他幾眼，很直接地，就可以感到這一點。而且，當時我心中就動了一動：曾在什麼人的臉上，看到過同樣的神情呢？想不起來了，祇是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。

這個醫生，對我們闖進來的行爲，看來頗不以爲然，所以他十分冷淡，也不出聲，後來，他對溫寶裕的話，對我的話，也不能稱爲友善。我之所以比較詳細地記述那青年醫生，原因是當時我的那一種衝動，正是由於他這種神情所引起的。我的手和他的手，同時伸出，想去撫下已死的伊凡的眼皮，我並沒有改變我的動作，祇是小指在那一剎間，忽然彈出，彈向他的掌緣。

人的手掌緣上有三個小穴道，不論彈中了哪一個，都可以使被彈中的人，手臂一直發麻，發不出力來，那麼，對這個看來十分冷傲的青年，多少也是他剛才出言沒有禮貌的代價。

我出手極快，而且可以說是偷襲，因爲事先，一點跡象也沒有——連我自己，也是伸出了手去之後才起意的。可是，我這裡尾指才一彈出，他手輕輕一翻，大拇指翹了起來，迎向我的尾指。這一下變化，著實令我吃了一驚。

非但是他的應變如此之快，而且，他應變的方法，是如此之巧妙。

他用大拇指來對付我的尾指，就算他功力不如我深厚，但由於人體結構的必然結果，他佔上風的機會自然也高得多。

我自然不會和他硬碰，一下子就縮回手來，向下略沉，撫下了伊凡的眼皮。青年醫生也縮回了拇指，和我同時，也撫下了伊凡的眼皮，然後，兩人同時縮手。

我敢肯定，剛才那一下「過招」，由於屬於高深的中國武術，旁人決難覺察，所以我不必顧及他人的反應，逕自向我的對手看去。

一看之下，祇見那醫生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，祇是目光和我接觸了一下。

我疾聲問：「醫生貴姓？」

那醫生一面在處理病人死亡之後醫生所應該做的事，祇是用手中的筆，向他扣在白袍上的名字牌，指了一指，似乎怪我多此一問。

我多少有點狼狽，但確然是由於剛才吃了一驚，才有此一問的，也無話可說，我向那塊名字牌看去，上面寫的是「鐵天音」三個字。

這是一個很傳奇的名字，類似武俠小說內的人物，當時，我看著他吩咐了護士幾句，護士拉過床單，蓋住了伊凡的臉，他向外走去，推開了病房的門之後，才道：「人死了，你們也可以離開了。」各人都悶哼了一聲，我皺著眉，祇覺得這青年醫生鐵天音，一定不是普通人。可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，我也無法作進一步的探究，我祇是對著他的背影叫了一聲：「好俊的身手。」 (二十九)



換個新娘

莫修

此時始終沉默的俊之也加入討論的行列中，恐怕奕恆和穎奇已成了眾人的目標，他們無不希望再找機會成就兩段美好的姻緣。

「我喜歡介於曉萱和曉薇之間的綜合體，能靜也能動，我想世界上應該沒有這種人，所以你們也就不需要再替我多操心。至於穎奇嘛！那你們可要問他，我可不知道他的口味。」

「不用問我，我自己來說。我喜歡年輕兒悍的女人，最重要的是，她能套住我的心，我認爲世界上也沒這種女人！」

這兩個男人分明都在亂扯，可是胡說八道有時也能成真，曉萱語重心長的道：

「你們兩個人不要說大話說得太早，如果真讓你們碰上了，任你們再怎麼崇尚瀟灑自由，到時候也會忘得一乾二淨，立刻陷入愛的漩渦。」奕恆和穎奇對曉萱的話，並不認爲有什麼威脅性，他們可不相信他們隨口亂編的人物會出現，而且他們更不相信自己會愛上那樣的女子。

「你們都別再爭論了，一切靜觀其變。現在，大夥兒全往餐廳移動，該開飯了。」

何少谷的一聲令下，讓一群人結束他們一席愉快又精彩刺激的辯論。何少谷相信曉萱說的話定會成真的，奕恆和穎奇總有一天會碰上他們命中注定的愛人，而且會忘記自己崇尚自由、絕不結婚的誓言。他已經迫不及待的想看看這兩個力極力鼓吹自由的人，陷入愛情漩渦而不可自拔的樣子。

尾聲「何昱航，你給我站住！不准你再繼續追繡球，如果讓他掉到魚池裡，小心我找你算帳！」

不管曉萱怎麼喊，何昱航可一點也不打算理他媽媽！有一段時間，繡球是由邱伯照顧的，自從何昱航學會走路之後，他就堅持要養這隻他媽媽羅曉萱三年前撿回來的狗。甚至現在，繡球已經大大方方住進三樓嬰兒房，和昱航同房，就算曉萱怎麼罵都沒用。因爲他兒子長得像奕廷，個性卻比她還刁，教她不認命也下行！此時由客廳走來的奕廷，溫柔的由背後抱住曉萱，柔柔的道：「你別和他生氣了，你愈罵，他愈得意，他還是會跑去和他曾祖父討賞，他根本就是你的翻版！」

「廷，你真不公平，他實在比我還可怕多了！而且爺爺每次罵不贏我，就去找他會孫子，你說這個世界怎麼全變了！」

「誰叫你沒事就愛和爺爺及兒子鬥嘴！他可不敢跟我頂嘴，你說這是不是該怪你自己呢？」

何國確實像奕廷形容的一樣，是曉萱、何少谷以及何昱航三個老小鬥嘴的世界，因爲奕恆已經找到了他的親密愛人，退出了鬥嘴的戰場，所以目前已經成了三巨頭鼎立的情勢。

此時傳來一陣撲通聲，曉萱已確定繡球掉入水池內。「何昱航，你得想辦法把他救起來！」

「曉萱，這不就跟你當初情形一樣嘛！所以你不該責備兒子，再來我們可能要期待除草、飯裡的辣椒等惡作劇了，你等著瞧吧！」

一陣陣的笑聲由奕廷的口中傳出，奕廷大步的走向兒子，去解救他的繡球；而後面的曉萱，也祇能連連唉聲歎氣了。不過，雖然何昱航很會搗蛋，但他也遺傳了他爸爸的特色，當別人和他媽媽鬥嘴時，他一定會站出來保護他媽媽，祇是他偶爾喜歡將他戰贏他媽媽的事跡，跑去找他曾祖父炫耀一番而已。(完)

玉嬌梨

作者：荻岸散人

不一時，有酒了，錢舉人也來了。相見過，敘些寒溫，就上席吃酒。吃了半晌，蘇友白因問道：「前日學生在此下場時，曾在後園門首遇見隔壁盧家公子，甚是少年。今日爲何園門釘鎖，一人不見？李老先生與之緊鄰，必知其詳。」

李中書道：「隔壁是副使盧公諱一泓的宅子。自盧公死後，他公子尚小，止好五六歲，此外惟他夫人與一幼女寡處，並無幼丁，哪得少年，尼翁莫非錯記了？」

蘇友白驚訝道：「學生明明遇著，接談半日，安得錯記？莫非是親族人家子侄暫住於此？」

李中書道：「盧公起家原是寒族，不聞有甚親眷。況此公在日，爲人孤肅，不甚與人往來。他的夫人又是江南宦家，父兄懸遠，且治家嚴肅，豈有人家子侄來住。或者是外來之人有求于兄翁，或冒稱盧公之子。」

蘇友白道：「此兄不獨無求於弟，且大有德於弟。分明從園中出入，豈是外人。這太奇了。」李中書道：「兄曾問他名字否？」

蘇友白道：「他名夢梨。」李中書想了想道：「夢梨二字彷彿像他令愛的乳名。」因笑笑道：「莫非他令愛與兄翁相會的？」

蘇友白也笑道：「盧公子幼，別無少年，這也罷了。且請問爲何前後門俱封鎖，難道他夫人與令愛也是無的？」李中書笑道：「夫人與令愛這是有。」蘇友白道：「既有而今安在？」

李中書道：「半月前往南海燒香去了，故宅空封鎖於此。」

蘇友白道：「祇爲南海燒香，爲何挈家都去？祇怕其中還有別故。」

錢舉人接說道：「燒香是名色，實別有一個緣故，小弟略聞一二，卻不得其詳。」蘇友白道：「敢求見教。」錢舉人向李中書問道：「老丈亦有所聞嗎？」李中書道：「別有緣故，到不曉得。」

錢舉人道：「聞得盧公有一仇家，近日做了大官。聞知盧公死了，要來報仇，故盧夫人借燒香之名，實爲避禍而去。」

蘇友白道：「此去不知何往？」

錢舉人道：「盧夫人原是江南宦族，此行定回江南父母家去了。」

蘇友白聽了，神情俱失，祇得勉強酬應。又飲了半日，祇等承差人夫都來了，方才謝別李錢二人起身。正是：

記得春風巧笑，忽焉明月虛花。
細想未來過去，大都載鬼一車。

(一一〇)

AFA 貨運服務

服務網遍佈全球, 全美各州均可收貨及配送

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各大城市

需要運貨到其他國家? 歡迎來電與我們聯絡

服務項目

- ◆ 進、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
- ◆ 留學生、私人行李運送, 國際搬家
- ◆ 陸、海、空, 複合式運輸
- ◆ 提供貨物倉儲、報關、清關及配送服務

Tel: 636-489-2188

e-mail: afainternational@charter.net

美中佛教會地藏殿

地藏殿現已正式啓用, 服務社區與信眾

殿內裝璜永久骨灰壇存放設施

單人位和雙人位兩項; 還有存放永久往生牌位及供奉地藏菩薩長明燈

諮詢單位: 美中佛教會

299 Hegar Lane, Augusta

MO 63332

電話: (636) 482-4037

傳真: (636) 482-4078

E-mail: info@maba-usa.org

聯絡人: 空正法師, 空實法師